

高似孙《子略》简论

刘 固 盛

一、序

南宋高似孙《子略》四卷专门评价古代诸子，是一部子书专科目录。在日本，此书与他的另一著作《史略》都被藏于内阁文库，同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自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即受到重视。现代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与仓石武四郎都很称赞高似孙的目录著作，把他与郑樵、王应麟并列在一起，认为他是“继郑樵之后而立于王应麟之先者”^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似孙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尽管因为其《史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专科目录而偶被人提起，然而学界历来对他的著作和为人颇多讥评，《子略》更是鲜为人涉及，据笔者所知，对此书的研究目前尚是空白，没有一篇专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故本文试就其内容、编撰特色及价值作一初浅探讨，以请教于高明。

二、高似孙生平及著述

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庆元五年（1191）任秘书省校书郎，因向当时的权臣韩侂胄献“九锡诗”遭讥评。由于他与其父高文虎同属韩侂胄派或反道学派而备受道学派贬毁，在嘉定元年（1208）受到弹劾，后出任地方官又被两次黜降。嘉定十六年（1223）高似

孙任秘书郎，翌年，任著作左郎，再翌年即宝庆元年（1225）迁知处州。后升中大夫，任建康提举，进崇禧观祠禄，晚年归故乡余姚。考高氏生平，时人对他的评价可谓恶声四起，从对高恶评的背景中可看出当时政治思想上韩侂胄派与反韩侂胄派或道学派与反道学派之间的对立^②。这一点对我们现在较为公正地评价高氏学术特别重要，后面还将有所论及。

高似孙著作甚多，但已难窥全貌。今能见到者有诗集《疏寮小集》一卷及补遗一卷。书名带“略”字者有《史略》六卷、《子略》四卷、《蟹略》一卷、《纬略》十二卷、《骚略》三卷。其他有嵊县地方志《剡录》十卷（《剡录》是我国现存最早带有目录的地方志）、《唐科名记》一卷、《唐乐曲谱》一卷、《砚笺》四卷、《选诗句图》一卷。另见于著录者有《文苑英华钞》（《四库提要》卷131）、《烟雨诗》（《文渊阁书目》）。此外，高氏在《子略》和《史略》中自述曾写过《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蜀汉书》、《秦桧传》、《古世本》、《汉官》、《战国策考》。但以上各书均未见他书著录，是否梓行无法考证。

三、《子略》内容

《子略》包括正文四卷和《子略目》一卷。《子略目》依次综采《汉志》、《隋志》、《唐志》及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郑樵《通志·艺文略》中的有关诸子，裒辑罗列。但非原文照抄，而是削其门类，择要录之，在书名下略注撰人和卷数。如果一书有诸家注者，则将注家用小字附列在后面，后世学者的一些考证亦择要附录。如：“《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③又如：“《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歧注。郑元注七卷，刘熙注七卷，綦毋邃注，亡。”^④余皆类是。

正文四卷录诸子共三十八家，即《阴符经》、《握奇经》、《八阵图》、《鬻子》、《六韬》、《孔丛子》、《曾子》、《鲁仲连子》、《晏

子》、《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战国策》、《管子》、《伊文子》、《韩非子》、《墨子》、《邓析子》、《亢桑子》、《鶡冠子》、《孙子》、《吴子》、《范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素书》、《淮南子》、《新书》、《盐铁论》、《论衡》、《太元经》、《新序》、《说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隐书》。其中《说苑》、《新序》合为一篇而《八阵图》附于《握奇经》，实际上共三十六篇。各篇下都有解题，大都为叙录体，如《曾子》说明作者简况及作品流传，《六韬》说明主要内容（高氏以此书不伪，而自陈振孙后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伪书，然1973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有《六韬》，证明高氏说法的正确）。有的则为辑录体，如《老子》附注六十家，又辑何晏《道德二论》和裴徽《论老子》，最后是著者的评价。又《阴符经》、《握奇经》录原文于前，《四库提要》据此认为《子略》为后人删节之本，余嘉锡先生则认为没有删节，“以篇叶无多，变例录之”^⑤。不过《子略》体例的驳杂不纯，表明此书远非完备之作。

四、《子略》特色

《子略》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学术源流。

重视学术源流，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精髓，这一重要特征，至少在西汉就已明显反映出来了。刘向父子校理群书，“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⑥，因而他们的《别录》、《七略》已为传统目录学的滥觞。章学诚云：“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⑦但目录学的这一宗旨自汉以后一段很长时间内未能顺延光大，目录的编纂形式往往一简再简，诚如章学诚所言：“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籍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例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如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十不一焉。”^⑧但高似孙却鲜明地提出他的《子略》编撰目的是“系以诸子之学，必有因其学而决其传，存其流而辨其术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归矣”^⑨。可见早在章学诚以前，高氏即

已非常注重利用目录之学来考察学术源流，辨别文章得失。日本学者亦注意到了其目录学的这一特点，内藤湖南认为：“无论如何，值此时代，为考镜书籍源流而酝酿产生目录学学者，高似孙为重要一员。”^⑩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高氏编纂《子略目》，目的是为了条理诸子百家类别，以考明其源流。他说《新唐书·艺文志》“殊亏诠叙，书之涉于琐琐，有不可以入子类者，合分别录，若不可淆错如此也”^⑪，此即言其子部分类不清；他称《通志·艺文略》“包括诸氏，囊括百家，厥功甚茂。然失剪繁归汇，亦欠理择”^⑫，此谓其源流不明；而甚称《子钞》及《意林》“契其意，入其用，取之严，录之精且约也。有疏通广博洁净符信之要，无僻放拘刻激蔽邪荡之患，亦足以发其机，写其志矣”^⑬。因此高似孙在编《子略目》时，对各家诸子的择取是颇费思量的。如《汉志》载诸子 189 家，他只录 147 家。《隋志》有诸子 853 部，他只录 66 部。《唐志》有诸子 609 家，他只录 84 家。隋唐两志所取如此之少，主要是两志子部中的天文、历数、五行、医药、方技之类均不录，且说明汉代诸子到隋唐时又亡佚许多了。高似孙云：“《唐志》有陆景《典训》、譙子《法训》……之类，非合登子录，又帝范臣轨政范谏苑之书，尤非其类，如此者数十家，裁之。”^⑭《子略目》虽简单乃至疏漏，但著者欲荟萃诸子，存其源流而辨其学术的意旨却可从中得以考见。

（二）具体指明诸子各家的学术渊源。如《鬻子》解题云：“子书起于鬻熊。”^⑮后宋濂《诸子辨》亦承此说。《鹖冠子》解题云：“著书言道家事，则盖出于黄老矣……其言如此，是盖未能忘情于斯世者。”^⑯《淮南子》解题云：“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⑰所论往往颇具见地，能切中肯綮。

（三）推阐旨意，胪列异同。如在《老子》解题中，高氏先指明诸家注中独王弼注最精审，然后提出对《老子》的传统评价：“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为其道出于虚无恬漠，非道之实而病之其

又偏矣。太史公所谓尊孔氏者，则黜老子；尊老子者，则黜孔氏。”^{①⑧}但他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而认为老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有相通之处，所以特别推崇柳宗元的观点：“老子，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衡。”^{①⑨}继而指出柳的观点渊源于扬雄《太元》：“孔子，文足者也；老君，元足者也。”^{②⑩}又如《庄子》解题，高氏指出初注《庄子》者数十家，都不能究其旨要，惟向秀于旧注之外作《庄子解义》，“妙析奇致，大畅元风”^{②①}，以后郭象之注几乎全抄向秀注。他评价《庄子》云：“法度森严，文辞隽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战国多奇士，荀卿之学，有志斯世者也；鲁连之辨，独善其身者也；寓言一书，非深乎道者，未易造化。”^{②②}高氏认为《庄子》是以寓言的形式来讥刺现实之弊，抒发怀才不遇之慨，可见他是深明《庄子》之义的。

（四）《子略》反映了高氏“卑法术，拒刑名，黜无虚，扫捭阖”^{②③}的学术思想。他指出《韩非子》“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②④}。结果自取其咎。而战国之士“才不一申，抱智怀谋，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怜也”^{②⑤}。他对《墨子》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言近乎伪，行近乎诬，使天下后人盖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②⑥}道家的代表作之一《庄子》他虽有所肯定，但非议仍多：“言尧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诗》、《书》所见，而窃快意无稽之论，狎圣侮道，兹为亦甚矣。”^{②⑦}他对《战国策》亦多责难：“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②⑧}。至于战国时的纵横家他认为是“士掉三寸舌，得意天下，一言捭阖，取富贵如拾芥。往往挟诈尚谋，蹂躏于名利之场，如恐不及”^{②⑨}。议论中颇多轻蔑。诚然，高氏的有些看法未必正确，如对《墨子》的完全否定。但他试图通过目录解题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的作法却难能可贵，应予充分肯定。

《子略》的第二特点是重视考证辨伪。

考据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治学的基本方法。孔子整理《六经》，文献学产生就已包含了考据工作，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

“部次条别”，使考据进一步发展，而利用目录进行辨伪，是辨伪的重要手段，胡应麟《四部正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总结过有关理论，《子略》在考据和辨伪两方面都很有特色。

在考据方面，高氏在作《子略目》时，即认为史志目录或淆杂不清，或归类失当，都需一一考定厘正，他云：“《诸子略》所钞……后世乃复与之疏阔，鲜克是订。”^⑩故他将各家所载诸子重新考定，编为一目。又如《战国策》，他认为“丛脞少伦，同异错出，事或著于秦齐，又复见于楚赵，言辞谋议如出一人之口，虽刘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驳，会其统归。”^⑪于是他“尽取《战国策》与《史记》异同，又与《说苑》、《新序》杂见者，各汇正之，各曰《战国策考》”。^⑫

在辨伪方面，高氏尤其有许多可贵的见解，例如辨《孔丛子》之伪，他运用了多种辨伪方法，试析如下：一、指出《汉志》上无《孔丛子》，这是利用目录辨伪；二，指出《汉书》注记孔甲事非今《孔丛子》里所见，这是利用他书辨伪；三，指出《记问》篇载子思与孔子问答之不可能，这是利用所记事实与人物的生平不符来辨伪；四，认为《孔丛子》其辞差谬多异，驳杂不纯，这是根据一书的文风来辨伪；五，高氏进一步指出其作伪原因是“好古之癖，每有悦乎异帙奇篇”^⑬。由此可见高氏的这一套辨伪方法已较为成熟了。

又如《列子》，高氏曰：“《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汉去古未远也，许由、务光往往可稽，迂犹疑之。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迂于此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离、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特出于后人会萃而成之耳。”^⑭高氏之辨《列子》不可信，姚际恒称赞其“犹为有见”^⑮。通过清代和近代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列子》是伪书，已成定论。惜乎高氏学术不为人所重，其卓越见解亦被长年湮没。

另一典型例子是对《亢桑子》的考辨，高认为是书乃献书者王褒伪作：“《汉略》、《隋志》皆无此书。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趋世好，迎上意耶？今读此编，往往采诸《列子》、《文子》，又采诸《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采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论殊而辞异，可谓杂而不纯，滥而不实者矣。”^{③⑥}现在看来，高之见解非常正确。

诚然，高氏对诸子的考辨未必尽善尽美，《四库提要》已指出其缺点：“于《阴符经》、《握奇经》、《三略》、《诸葛亮将苑》、《十六策》之类，乃皆以为真，鉴别亦未为甚确。其甚称《鬼谷子》，尤为好奇。”^{③⑦}

五、小结

在中国，高氏的著作历来颇受人非议。与他基本同时的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云：“其读书以隐僻为博，其作文以怪涩为奇。”^{③⑧}现代学者姚名达先生云：“所惜似孙学识低暗，徒录成文，无所发明。”^{③⑨}余嘉锡先生亦云：“高氏著书，成于率尔，大抵抄撮之功多，而心得之处少也。”^{④⑩}现在看来，如此的评价未必妥当。比如《子略》我们就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其汇集诸子，考镜源流，明断真伪，阐释旨意，辨别得失诸方面，都能给人有益的启示。《四库提要》称其“颇有所考证发明……会萃诸子且所见之本犹近古，终非焦竑《经籍志》之流辗转贩鬻，徒搆虚词者比。”^{④⑪}杨守敬云：“似孙以博奥名，其《子略》、《纬略》两书，颇为精赅。”^{④⑫}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多引《子略》，共达二十四处，而《子略》辨伪方面的成就多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所吸收。现代学者蒋伯潜先生《诸子通考》亦常征其说。由此可见，《子略》作为一部专门的诸子目录，其价值不能忽视。而如何看待高氏的著作，日本现代学者石田肇提出了一些很富新意也颇具见识的看法：“就高似孙之学术言，则需要从南宋学术界诸种动向及明州地域性特点来加以分析。考虑到朱子道学后来成为官方认可的官学，反

道学派著作因之淹没不彰，对其评价也因之不高等情况，还有必要从南宋政治史、思想史相对的角度，对他进行重新评价。”^{④③}本着这样的认识，便有利于在学术思想史上对《子略》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推而广之，如果我们以此态度去探讨高氏的其他学术著作，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注释：

①②参见（日）石田肇著，孔繁锡、张新民译《高似孙〈史略〉研究》，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4期。

③④③⑩高似孙《子略·子略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下引《子略》版本相同）。

⑤④⑩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8页。

⑥⑦⑧章学诚《文史通义》附《校讎通义》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⑨《子略·序》。

⑩④③石田肇《高似孙〈史略〉研究》。

⑪⑫⑬⑭《子略目》。

⑮③③《子略》卷一。

⑯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子略》卷三。

⑰⑳《子略》卷四。

⑱⑲⑳㉑㉒㉓㉔《子略》卷二。

㉔张海鹏《子略·跋》。

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㉖④①《四库提要》卷八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㉘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7页。

㉙杨守敬《史略·跋》，《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献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